

第一章 穿書要改命

薛引璋睜眼，看到的是松花色玫瑰纏枝帳幔，大雪嚴寒的空氣中飄散著特意燃起的蘇合香——她胸悶，發冷，又因為反覆嘔吐無法飲藥，大夫吩咐醫娘燃蘇合香，好歹舒緩一些不舒服。

四品黃門侍郎家的八小姐，自然是要好好照顧的。

薛引璋從小健壯活潑，騎馬射箭不輸族兄族弟，薛家上上下下沒想過她第一次生病就這樣來勢洶洶，原本以為只是風寒，結果兩三天就倒下了，精神雖然還可以，但因為無法飲食，身子自然虛弱下去，生母薛二夫人汪氏都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淚。回春堂的歐陽大夫天天來薛府給薛引璋針灸，燉藥，心裡想著這八小姐可得好好的，不然別說薛家以後不找他，自己的金字招牌都要砸了，一個小風寒竟鬧了半個多月，說出去多不好聽。

說起這薛引璋可是有點玄妙的——她出生時薛老太爺只是從六品的國子監丞，以白身出身的進士來說，官路是十分順遂了，但有一點就是子嗣不太好。

薛老太爺畏妻，並無貴妾姨娘，二子一女皆是髮妻全太君嫡出，孩子少是少了點，但勉強還行，就這樣十幾年過去，孩子都長大了，長子薛光宗娶妻，次子薛耀祖也跟著娶妻，女兒薛甄出嫁。

雖然說生子生女要看菩薩的意思，但怎麼也沒想到薛光宗妻妾加起來七個孩子都是女娃，這下別說薛光宗心裡嘀咕，就連薛老太爺跟全太君都有點生氣，他們家奉公守法，初一十五還吃素呢，菩薩怎麼不給個兒子呢？

於是等到次子薛耀祖娶妻汪氏，汪氏開始顯懷時，別說闔家上下了，就是族裡那些老得不行的長輩都在看著，伯祖父年紀都一大把了還親自來了兩趟，殷殷交代汪氏一定要生個男孩子才行。

汪氏一個年輕媳婦，不敢說自己能，也無法說不能，只能含糊的恭敬回答，「曾侄孫媳婦一定盡力。」

「不是盡力，要跟老夫保證。」伯祖父都快八十了，講起後嗣，中氣十足，「這樣老夫死了看到長輩，才能給個交代。」

汪氏聽得壓力很大，但也無可奈何。

八月十五那天早上，汪氏開始有生產的徵兆了，不只是丈夫薛耀祖關心，就連下朝的薛老太爺跟全太君都出現，晚一點薛光宗的妻子柳氏也來了——她雖然不想看弟妹生孩子，但丈夫逼她表示關心，她也不得不出現，嘴上說著希望弟妹一舉得男，給薛家添香火，內心巴不得汪氏也生女娃，大家都生不出兒子，那就都一樣了。

汪氏快中午時開始肚子痛，到了晚上已經痛到忍不住哭泣，顧不得從小汪家教導的體面，不斷嚎叫著肚子疼。

時間就這樣過去，轉眼夕陽漸沉，轉眼明月升起。

當時院子除了薛老太爺，全太君，薛耀祖，柳氏之外，還有不少僕婦丫頭——大黎國多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即使只是六品門戶，過得也非常富貴，二夫人要生孩子，那是多大的事情，有點臉面的都站著等呢。

就在這時候，伺候全太君的葉嬪嬪突然驚叫，「哎呀，那是什麼鳥？」

雖然已經入夜，但十五的月亮又大又亮，眾人一下看到汪氏屋頂的燕尾脊上停著一隻大鳥。

全太君定睛一看，拍手，「是公雞，好兆頭。」

「恭喜老太爺，全太君，二夫人這胎一定是公子。」葉嬪嬪拍馬屁，「今日是中秋團圓夜，菩薩送小公子來跟爺爺奶奶團圓呢。」

柳氏覺得這馬屁拍得也太過，但身為七個女兒的生母嫡母，在這個家說不上話，別說在婆家抬不起頭，回娘家母親也責怪自己沒用。

就在這時候，燕尾脊上那隻大鳥突然開屏，明亮的月色下展示了七彩的鳥羽，眾人這才看出原來不是雞，是孔雀。

全太君更激動，「雄雀才開屏，好兆頭，二媳婦這胎一定是男孩，我們薛家要有人拿香了。」

就在這時候，產房傳出嘹亮的嬰兒啼哭。

全太君更喜，「聲音這樣大，一聽就是男孩。」

在眾人殷殷期盼下，格扇推開了，吳產婆尷尬的說：「恭喜薛老爺，全太君，得了個孫女。」

二十幾人的院子頓時鴉雀無聲，只有柳氏暗暗高興，心想二弟妹，妳人真好，跟我們一樣都生女兒，這樣就不會只有大房挨罵了。

薛老太爺哼了一聲，拂袖離去。

全太君也掩飾不住難受，一刻鐘之前還滿臉企盼，現在卻突然老了幾歲，整個人攤在圈椅上動彈不得。

薛耀祖的情緒起伏倒沒那樣大，他跟汪氏自幼相識，婚姻雖然是水到渠成的結果，但夫妻和睦，加上第一次當父親，因此並沒有失望的神色，只是產房汙穢，現在還沒收拾，自然不好進去看妻子。

這是薛家第八個小姐——實在沒什麼好希罕，薛老太爺，全太君連看都不想看，連命名都沒有。

洗三那天也很潦草，葉嬪嬪對嬰兒洗三駕輕就熟，連請外面的婆子都不用，要送去汪家的雞肉，酒，油飯自然一併弄好，派人快馬送去汪家了，左鄰右舍自然也都拿到一份。

雖然已經是八月，天氣微冷，但洗三那日太陽卻出奇的大，也沒什麼風，感覺暖洋洋的，整個人都舒服起來。

汪氏跟薛光宗貼身的婆子丫頭都說，八小姐性子真穩，小嬰兒第一次洗澡一般是要哭的，八小姐只顧著打呵欠。

汪氏十月懷胎，對這女兒十分喜歡，看她的鼻子眼睛，身為母親，內心是說不出的柔軟，對著丈夫薛耀祖說：「真是奇怪，這孩子出生前，我每晚都跟神佛祈求是個男孩，雖然上天沒讓我如願，但現在抱著她，我是真心感謝菩薩讓這孩子來我身邊。」

薛耀祖看著女兒也露出笑意，「女娃也挺好的。」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推開格扇，闖入的是薛老太爺身邊的林管事。

薛耀祖十分不滿，這林管事沒先敲個門，也太沒禮貌了，正想出聲責罵，卻見林管事連連拱手。

「二爺恕罪，二夫人恕罪，老太爺請兩位快些去老太爺的書房，貴客等著，對了，記得帶上八小姐。」

葉嬪嬪好奇心起，又自恃自己是全太君的信賴之人，於是開口，「老莊，什麼事情倒說個清楚，不然等八小姐洗完再提。」

林管事跺腳，抹抹額頭上的汗，「唉，不行，葉嬪嬪妳知道那貴客是誰嗎？是皇太后身邊的法華師太。」

眾人聽到「法華師太」這四個字，都是大吃一驚。

法華師太是玉佛寺住持的師姊，一心修行，因此沒接住持之位——住持要應酬香客，半隻腳也是踏在塵世中。

法華師太每旬都會在大殿中講經，哪怕是達官貴人的眷屬也得乖乖排隊才能進入大殿，在那大殿上有一品太師夫人，有販夫走卒的妻子，真正的眾生平等。

一堂經一個時辰，聽完的人都如醍醐灌頂，心靈平靜。

法華師太今年已經九十歲，也只有皇太后能請得動她入宮開導。

但真正讓她受人敬仰的原因是，三十年前京城暴雨，不過短短一夜，水深及腰，多少人親眼看見法華師太在大雨滂沱中念經三日，這才使得大雨停歇，人民得以喘息。

薛光宗跟汪氏一聽是法華師太，震驚不在話下——就算皇帝本人出現在薛家，他們都還沒這樣驚訝。

汪氏反應極快，拿起棉布巾把女兒擦乾，又包上小襁褓，「夫君，這是難得的緣分，我們快些去請法華師太賜福給小八。」

薛老太爺跟全太君還沒賜名，就只能先起個小名了。

薛耀祖這才回過神來，「對，趕緊，請她老人家保佑小八平安長大，將來嫁得如意郎君。」

夫妻倆抱著孩子，由林管事在前，幾個貼心的僕婦跟著，最後則是太過好奇忍不住跟上的葉嬪嬪。

薛老太爺的書房一般人不能進入，就連汪氏嫁入薛家快兩年，這也是第一次踏入公公的書房。

雖然是秋天，但院子仍然綠意盎然，汪氏卻沒心情欣賞，心裡只想著這樣難得的機會，自己一定要替小八把握。

她要她的小八歲歲平安，一生順遂。

林管事開了格扇，夫妻倆抱著孩子踏過門檻，原本以為屋裡氣氛應該很嚴肅，沒想到卻是一種溫和的氛圍，讓人瞬間放鬆。

薛老太爺滿臉喜色，全太君更是笑容藏不住，另一位坐在太師椅上的人就是傳說中的法華師太吧。

看起來好年輕，一點都不像九十歲的人，且她不是那種高冷無法親近的出家人，

是真正有修為，普渡眾生，慈祥和藹的出家人。

汪氏心裡緊張，但看到襁褓中的女兒，又想這是難得的機會，母親一定給她求一些福氣，法華師太是侍奉菩薩的人，能得她老人家幾句祝福，將來牛鬼蛇神都不敢過來。

汪氏抱著女兒過去正想行禮，卻見法華師太站起，伸出雙手，「這就是八小姐吧。」見法華師太竟是要抱女兒，汪氏喜心翻倒極，連忙把孩子遞過去，「還請法華師太賜給這孩子幾句話。」

薛老太爺跟全太君原本也看不上這八孫女，但這樣一個神仙般的人物在八孫女洗三這天上門，還主動說要見，內心自然不敢怠慢，連忙跟著站起來。

法華師太一臉溫和笑意，「這孩子起名了嗎？」

薛老太爺不好意思的說：「還沒，朝中事情太多了，在下最近有點忙……」

法華師太也沒拆穿，只是笑著說：「那貧尼仗著自己多活幾年，給八小姐起個世俗名字吧。」

這下別說薛耀祖跟汪氏了，就連薛老太爺跟全太君都吃驚。

薛老太爺畢竟在朝為官，反應最快，「這……這麼大的福分，這……晚生替孫女多謝法華師太厚愛了……」

全太君是農婦出身，不知者無畏，於是開口懇求，「師太，老婦人的婆婆去年走了，婆婆最在意的就是香火問題，她老人家總怕將來我們薛家只有孫女，沒人點香，她會找不到去西方極樂的路。師太，我大字都不認識幾個，可是婆婆對我很好，我想跟婆婆說一句，我們家有男孫了。」

薛老太爺大急，能請法華師太賜名已經是很大的榮幸，怎麼還求了起來，世外高人又不是廟裡的神佛，哪能讓人求什麼的。

正想說些什麼，又看法華師太並無不悅，他當下便把制止老妻的話吞下去——眾人都以為他畏妻，其實不是，他多年苦讀，全氏一個人侍奉公婆，務農賺錢供他讀書，還要照顧孩子，他對妻子很感謝，總是給她顏面，畢竟如果對不起這樣的妻子，那是白讀聖賢書了。

法華師太看著懷中的嬰兒，和藹一笑，「既然老太太這樣說，那八小姐就叫做『引璋』吧。」

汪氏聽了內心喜悅，可比大房那些來兒，亭兒，招兒好多了。

全太君雖然不懂「引璋」是什麼意思，但看到丈夫、兒子、兒媳神色喜悅，也知道是好名字，便說：「多謝法華師太，老婦人大膽問一句，我們家這丫頭是不是八字挺好？師太上門，老婦人又高興又惶恐，覺得機會難得，又怕招待不周。」

汪氏真的見識到婆婆厲害，很多事情讀書人想得明白，但顧慮太多，不好意思開口，婆婆倒是開門見山。

法華師太微微一笑，「出家人不打诳語，八小姐是有佛緣的，前日貧尼隱覺得星象燦爛，打探一番才知道薛家有新生兒，這孩子雖然才剛剛出生，但已經看得出眉目清朗，與一般嬰孩大不相同，老太爺，老太太，好好栽培這孩子，將來能享福。」

薛耀祖跟汪氏本來就沒那樣重男輕女，此刻聽得如此更是大喜過望。

法華師太說現在的世道比她年輕的時候好上很多，勸慰薛家的人敞開胸懷，女孩也是很好的，有些話她不能說得太明，但將來能撐起薛家的，只怕還是八小姐。說完這些，她看了看天色就告辭了。

全太君是非常想留法華師太——她早已悄悄讓人去叫大媳婦柳氏過來，柳氏也不知道在耽擱什麼，一直沒出現，這多好的機會，就這樣沒了。

法華師太走了。

汪氏抱著小引璋，喜笑顏開，「引璋這名字不難寫，又好聽，以後帶來的弟弟也是青年才俊，不會是紈褲子弟。」

薛老太爺跟全太君此時看著小八，神色已經完全不同——大黎國這麼多年來，曾經有兩次缺糧，菩薩都是透過法華師太的夢境轉達給人世，大家提前囤糧，這才熬過飢荒。

薛老太爺知道大戶人家起落不過是轉眼，可能十年前還好好的，生了一個敗家子，然後大族沒落，也有那種家道中落的貧戶出了個才子，轉眼間家族又在京城呼風喚雨——他們薛家人口雖多，但入朝的只有他這個老父親。光宗，耀祖，資質平庸，如果小八真有造化，能嫁個郡王縣子，或者……薛老太爺一凜，不敢再想下去，但内心突突跳，平靜不下來。

就在這時，柳氏匆匆忙忙進來，「法華師太，法華師太還在嗎？信女想求子嗣興旺……」

全太君氣得要死，「現在怎麼可能在，剛剛去哪了？老莊去了扇霞院，我就讓老林上妳那去了。」

柳氏知道自己錯過好機會，不禁扼腕。

今早她想著雖然小八洗三，但公婆都不在意呢，難得入秋後天氣這樣暖和，忍不住帶了幾人上街溜達，去玉軒樓吃了桂花涼糕，掌櫃的說在別的季節只能用乾桂花，只有這時節能用新鮮桂花，可難得了。

又品了上好的雀舌，江南的茶園一年產二十斤，掌櫃說「是薛大夫人來，我們小店這才拿出來，不是錢銀的問題，您是雅人，懂茶」。

一陣吹捧下，柳氏暫時忘記沒兒子這件事情，開開心心回了薛家，這才知道自己錯過多好的機緣。

法華師太到薛家賜福的事情沒能瞞住，太多人看到了，再來，這麼光榮的事情當然要炫耀啊，就連薛老太爺都裝作無意的說了好幾次，家裡小八有佛緣呢。

說來也真神奇，薛引璋幾個月大的時候，汪氏又懷孕了，全太君免不了一陣讚美，說她是好媳婦。

然後大房兩個姨娘也接連有了好消息。

隔年夏天，薛老太爺往上升了一級，他任國子監丞已經超過五年，朝廷百官眾多，皇上本來也沒怎麼想起他，這幾個月因為薛引璋的事情，倒是有幾次主動讓他開

口說話，也許是這樣留下印象，太學博士致仕的時候，皇上開恩讓他補上了，不再是從六品下，而是正六品上的官員。

薛家上上下下都很高興，怎麼看薛引璋都是福氣，全太君甚至想起薛引璋出生那夜，燕尾脊上的孔雀開屏。

汪氏十月懷胎，小寒前有了生產的徵兆，當時薛引璋已經能說上一些話，大人拚命教她說，是弟弟，弟弟要來了，娘親要給引璋添弟弟。

所以今日在外等待的時間，薛引璋問：「弟弟什麼時候出來啊？」

大人都笑著說，快啦。

真的快了，汪氏的哭聲越來越大，痛徵明顯。

吳產婆給薛家接生過八胎，從來沒有一次像今天這樣高興，打開格扇，大吼一聲，「恭喜，薛家喜得少爺！」

全太君一聽，一馬當先衝進產房了，旁邊薛老太爺咚了一聲，卻是往後昏了過去。

薛耀祖連忙大叫，「爹？快點，去請歐陽大夫，爹，您醒醒？」

吳產婆的助手姜婆子可有經驗了，過來對著人中又捏又掐，幾下子薛老太爺就醒了過來。

薛老太爺喘著大氣，揪著薛耀祖的衣領，十分激動，「是兒子沒錯吧？是兒子對嗎？」

薛耀祖著急，「爹，您別激動——」

「是不是兒子？」薛老太爺更激動了，深怕自己是作夢。

薛家第一個男孫，大名很簡單，薛平安。

城北的人都說薛引璋果然是有佛緣的，不但給親娘帶了弟弟，大房兩個姨娘先後產下的也都是兒子。

薛老太爺一個從兄聽得這些，把懷孕的嫡長孫媳婦梅氏送過來薛家住，說要沾沾喜氣，他們家雖然有男孫，但只有一個，還是個庶出，太少了，薛引璋既然能帶來弟弟，帶帶其他人說不定也可以。

梅氏除了是薛家媳婦，娘家祖父是太學助教，跟薛老太爺是朝堂相見的關係，有這兩層緣由，加上梅氏懂事，在薛家也過得挺自在。

薛引璋嘴甜，總是說「從伯母小心點，別顛著從弟弟」，這話聽在連生兩女的梅氏耳中說不出的舒服，幾個月後肚子疼，果然順利生下嫡子。

梅家送了一個紅擔的禮物給薛引璋，汪氏卻不敢拿，說都是自己親戚，哪能收禮，一個要送，一個不收，後來葉嬪嬪給了主意，把那紅擔的禮物換了錢，捐給玉佛寺，給兩家的孩子祈福。

薛引璋就這樣慢慢長大，只有薛耀祖跟汪氏偶而會喊她小八，其他人誰不恭恭敬敬喊一聲八小姐。

法華師太那日雖然沒透露太多，但薛老太爺聰慧，全太君多年持家，對金錢還是有一定的敏感度，他們的茶莊，棉莊收成一年比一年好，每次都多個幾車，十五年下來，已經足足多了幾成。

薛老太爺又高昇了，從五品的大理正，正五品的國子博士，等薛引璋十六歲時，

已經是四品黃門侍郎。

薛家十五個孩子，八個女兒，七個兒子——薛引璋出生後，都是弟弟了，就連子嗣不太順利的柳氏都在七八年前生了一個男孩薛平席。

這樣的小姐，求親的自然踏破門檻。

連薛家已經出嫁二十年的姑奶奶薛甄幾次回來，都想讓自己兒子毛錦娶了這有福氣的侄女，好讓自己能在婆家站得更穩。

但是別說汪氏不肯，薛耀祖也不願意，薛引璋琴棋書畫都擅長，又生得玉軟花柔，夫婿自然要是人中龍鳳，薛甄膝下那個毛錦懶惰蠢頓，十七八歲了連秀才資格都沒有，怎麼配得上他的小八。

薛甄見弟弟拒絕，轉而把主意打向全太君，又哭又求又鬧，各種撒潑打滾，全太君捨不得女兒這樣，但薛老太爺說過，小八的婚事由他作主，自己就算是親祖母也別想插手。

薛老太爺最看重的第三代雖然是長男薛平安，但他總也記得當年法華師太說的「將來能撐起薛家的，只怕還是八小姐」，早早便認定小八不能隨便嫁。

薛引璋十六歲那年的中秋，適逢三年一次的宮宴，她進了宮，寧遠長公主所出的定福郡王對她一見鍾情，當面就跟皇上舅舅討了婚事。

薛家上上下下都傻眼，但皇上當年能在廝殺中登上大寶，固然有一半是靠自己，另一半靠的可是親姊寧遠長公主以及姊夫驃騎大將軍。

公主子女一般是沒有封賞的，但因為寧遠長公主厥功至偉，讓她的長子是世襲罔替的定福郡王，次子是志遠縣子，並不是一般皇室女眷那麼簡單。

更別提定福郡王從小跟宣王一起長大，而宣王是少數能在御書房說話的親王——文武百官見到定福郡王，比見到一品太師還要恭敬。

皇上心情很好，面對寵愛的外甥求親，當下就問了，「薛天養，你覺得朕的外甥可配得上你的孫女？」

薛老太爺哪敢說不配，連忙下跪，「是臣孫女的榮幸。」

「那婚事就這樣定了？」

「臣謝皇上厚愛，謝郡王厚愛。」

寧遠長公主不愧是當年能扶持弟弟上位的人，當下就笑著說：「那備嫁一年，明年中秋過門吧。」

定福郡王十分高興，「多謝舅舅，多謝母親。」

一年說長很長，但要備嫁卻是不夠，汪氏是什麼都想讓女兒帶去定福郡王府，但準女婿是從一品郡王，並不是正一品親王，嫁妝不宜太多，皇上幾位公主出嫁也才一百二十抬，一個四品官的孫女總不能越過公主。

而家裡人忙碌籌辦婚事，當事人則是忙著培養感情。

大黎國風開放，定福郡王跟薛引璋既然已經訂親，便開始通信，定福郡王甚至會上薛家拜訪。

定福郡王儀表堂堂，出身尊貴，薛引璋不過是十六歲的小姑娘，越跟準夫婿相處越喜歡對方，覺得真是一門好親事。

隔年的八月十五，薛家熱熱鬧鬧的送薛引璋出嫁。

真的像法華師太說的，她是菩薩關照的人，婚姻生活順遂美滿，雖然偶有一些小糟心，但比起閨閣時期的朋友，她已經好過太多。

兒子滿月時，定福郡王帶著他們母子上玉佛寺還願，薛引璋覺得自己過得很好，什麼也不求了，太貪心可不是什麼好事情。

後來薛引璋常常想，如果德王不造反就好了。

皇帝雖然對後宮拎不清，但朝政並無大錯，大黎國又多年風調雨順，富庶安穩，德王怎麼會以為自己能有所成？

德王雖然殺了皇帝父親，短暫的登基，但才沒幾個月就被仁王絞死在宮中，已故莊敬皇后所出的仁王登了大寶。

德王跟仁王都要喊寧遠長公主一聲姑姑，正常來說誰當皇帝都沒差，但是差就差在薛老太爺做了傻事——德王為皇時，為了討好新皇帝，以陳太傅為主的十幾個官員要求拔除幾位親王的爵位，降為庶民，誅殺子嗣，使其無後，這樣以後就再也沒有作亂的可能，德王一脈就能安安心心當皇帝。

德王當面斥責了陳太傅一千人，說都是兄弟，他起兵只因為皇帝糊塗，寵愛朱充媛，朱充媛在後宮對繼后宋皇后不敬，對四妃不順，朱家親戚在朝堂上甚至敢動手打人。

德王說：「朕不是為了當皇帝，是怕後人非議先皇，這才起兵。拔除兄弟親王位分，乃至於絕其後之事不要再說。」

只能說陳太傅不愧是老油條，一眼看出德王真正的想法，率領著包括薛老太爺在內的一群人跪在御書房前懇求。

後來德王「不得已」只能勉強答應——大黎國再無親王，只是多了幾個無子無孫的富貴老人。

可誰也沒想到不過幾個月而已，早先逃出的仁王率兵攻入皇城，德王的龍椅都還沒坐熱，人頭就被掛在城牆上了。

建議誅殺親王眷屬的陳太傅，薛老太爺一千人自然受到了究責，當初在御書房跪過的都賜車裂，家屬流放三千里。

薛引璋因為已經出嫁且是郡王妃，得以逃過一劫。

但人人知道她的出身，定福郡王為了跟新皇表示忠誠，把她送往玉佛山常伴青燈古佛。

因為時間漫長，薛引璋開始研究起法華師太遺留的書簡，並從中悟道，在三十歲那年絞掉長髮，正式出家，成為一代佛學者，開始南來北往，誠心佈道，對佛學知識的南移有著莫大的貢獻，成就法華師太口中的佛緣——全書完。

薛引璋躺在跋步床上，深秋的空氣都是蘇合香的味道——原來穿書是這麼回事。

當初在圖書館拿這本《薛引璋傳》只不過是因為主角跟自己名字一樣，看完時也沒特別感想，就是覺得古代女子生活十分壓抑，婚約還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

定福郡王說得好聽，一見鍾情，但不就是見色起意嗎？書中女主角連他都不認識，婚事就定了，皇上開了金口，無法反駁。

還有，古代女子的希望也真簡單，只要丈夫給自己幾分面子，自己膝下有兒子，那就代表好命，無法理解。

雖然一樣叫做薛引璋，可是台北的薛引璋並不覺得書中的薛引璋很幸福，甚至後來成為佛學大師，受到萬人景仰，還是很可憐，她被家族拋棄了，並不是自願追求佛法的。

但也許因為名字一樣，她連續一兩晚都夢見自己在古代睜眼，總是恍恍惚惚，看到丫頭大喜過望的表情，說：「八小姐，您醒了。」

喔不，我要睡了。

就這樣幾次，最後一次怎麼樣看見的都是松花色玫瑰纏枝帳幔，而不是上鋪貼著偶像海報的木板。

一次，兩次，幾次，她不死心的睡睡醒醒，就這樣好幾天，終於認了一一她，台北的薛引璋，穿到這本人物傳記裡了，成為書中的薛引璋。

二月的寒冷天氣，書中的薛引璋就是在今年中秋入宮，定下婚事後開始走向悲慘人生。

早知道這樣，她應該把書仔仔細細翻閱，好避開一切的禍害。

身為一個看過無數穿越小說的現代人，薛引璋還是有點邏輯能力的，首先讓身體好起來，然後中秋那天早上想辦法讓自己裝病，就能理所當然避開婚事了。

話說回來，穿越書中也不是沒有好事，薛家富貴，雖然因為身體不舒服無法飲食，但這被窩舒服得不行，外面大雪紛飛，屋內有暖石也不冷。

繡墩上兩個丫頭正在繡花打發時間，一個叫做桃紅，一個叫做柳綠，都是忠心丫頭，她在書中跟現代之間短時間來回幾次，桃紅跟柳綠每一次反應都很大，殷殷期盼著她醒來。

格扇咿呀一聲開了，兩丫頭立刻放下繡繃迎上去，異口同聲說：「奴婢見過二夫人。」

薛引璋知道這是汪氏了一一自己這身子的生母，在大黎國最愛她的人。

將來這個錦衣婦人會被公公連累，死於流放途中。

自己既然穿書而來，成為書中的主人翁，就絕對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算算德王起兵不過也就三四年時間，所幸她還能想辦法避開禍端一一因為家裡在她出生後蒸蒸日上，還有法華師太認證，薛引璋在這個家一向能說上話。

她可以的，雖然她還搞不懂穿書是怎麼回事，但既來之，則安之，不是隨遇而安，是要逆天改命。

她，二十一世紀的雜食主義者，絕對不出家，肉這麼好吃，她捨不得放棄。

隨著格扇關閉，吹進的冷風又停止了。

汪氏脫下披風，在暖石邊烘了烘手，這才走到床榻邊。

薛引璋已經醒一陣子，只是沒出聲，桃紅跟柳綠不知道，現在看她睜眼，兩丫頭臉上都出現高興的表情一一八小姐這幾日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多，歐陽大夫說了，

是好事。

汪氏在繡床邊坐下，看著女兒的病容，滿是憐愛，「胃口可好了些？早上的干貝粥喝了嗎？」最後一句話是對著丫頭詢問的。

桃紅連忙回答，「八小姐喝了幾匙，另外吃了幾片蘋果。」

汪氏露出一點高興的樣子，「雖然還是太少，但比起之前飲食不思，倒也還行，歐陽大夫醫術還是不錯的。」

桃紅聽了想笑，之前八小姐病情沒起色，二夫人說起歐陽大夫都是直呼其名，跟二爺的交談都是「歐陽錄到底行不行？不行我們換個大夫」，「歐陽錄不是自稱妙手回春嗎，怎麼璋兒一個風寒都看不好」，八小姐這兩天有起色，二夫人又改口「歐陽大夫」。

「璋兒可得多吃點。」汪氏伸手摸摸愛女的頭髮，「藥補不如食補，生了病更要多吃，這才能好起來。」

薛引璋看著汪氏一臉關切，內心想著原來這就是母親看女兒的神情——她在育幼院長大，沒有家人，也不懂所謂天生的羈絆，但說來也奇怪，她不過跟汪氏四目相對，就瞬間懂了真的有些感情是不求回報的。

汪氏看著她的神情滿是心疼跟溫柔。

薛引璋從沒有被這樣看過，心裡有一股奇異的感覺，暖洋洋的散到四肢百骸，不知道怎麼的就脫口撒嬌，「母親揉揉我的背。」

汪氏微笑，「都這麼大了還撒嬌。」

雖然是這樣講，還是伸手進入繡被中揉了起來。

薛引璋前世生活了二十二年，從不知道被揉背是這種感覺，雖然跟汪氏是第一次見面，但她並不覺得彆扭，反而覺得很親近。

她好像……找到了真正的母親。

桃紅見狀笑說：「八小姐現在精神好，再喝幾口粥吧，奴婢溫在爐子上呢。」

汪氏點點頭，「去拿來。」

然後薛引璋就第一次享受到被母親餵食的滋味——其實她體力還可以，但從沒有人這樣對她，她就是很想被寵愛。

只不過喝進幾口粥，汪氏看她的樣子好像她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一樣，滿滿的鼓勵，「璋兒這樣就對了，多吃點，就算是大冷天要吃龍蝦鮑魚，母親都給妳弄來。」

薛引璋心想，為了不想出家，本來就要設法讓薛家避開禍事，如今她更覺得要保住她的家人——育幼院出身的她一直嚮往家庭，薛家有薛老太爺，全太君，大伯夫婦薛光宗跟柳氏，七個從姊，四個從弟，然後是她所在的二房，爹娘薛耀祖跟汪氏，嫡弟薛平安，還有兩個庶弟。

她在一部熱門漫畫的討論區裡，看到很多讀者說不懂其中一個反派角色為何那麼執著於那些假家人，明明都是假的，但該角色卻一直自欺欺人，那就是父親，母親，手足，要一起吃飯，要父慈子孝，要兄友弟恭。

但她懂，尤其在發現自己穿書到一個大家庭後，從什麼都沒有到什麼都有，會讓

人瘋狂想保住這一切。

渴望親情的人身邊出現了能承接親情的對象，只會覺得高興，她不想一個人。

雖然不明白為什麼老天這樣安排，但她還挺開心，她在現實世界沒有牽掛，但這裡有很多家人，既然她知道薛家會有什麼災難，身為一個能說得上話的嫡孫女，嫡女，她要讓薛家這艘大船轉向，避開風雨，朝和平的海面前進。

Crescent